

浙东作家文丛第八辑

黑暗来临

HEIAN LAIDIN



雷 默 ◎著

我特别珍惜
每一个太阳升起时刻，
我还告诉自己，
等黑暗来临的那一天，
我一定要看夕阳下山，
把黑暗葬送在黑夜里，
那可能是
我跟光明告别的最好方式，
就当太阳
在那一天落下后再没起来。

 浙东作家文丛(第8辑)

黑暗来临

雷 默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暗来临/雷默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11.1

(浙东作家文丛/李浙杭主编.第8辑)

ISBN 978-7-80743-710-9

I. ①黑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9671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8辑)·黑暗来临

主 编 李浙杭

本册作者 雷 默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69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1335 千(本册字数 200 千)

印 张 106.5(本册 16.25 印张)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710-9

定 价 190.00 元(全七册)

目 录

蛰 伏	(1)
小 二	(10)
黑暗来临	(36)
回去的路	(57)
一念之间	(77)
你怎么说走就走	(90)
出 轨	(122)
逃之夭夭	(134)
跳动的脑袋	(147)
衣食无忧	(158)
徐文长	(173)
暗自呼喊	(189)
妹 妹	(201)
诗人先知	(212)
即将回来	(223)
狐 狸	(235)
后 记	(254)

蛰 伏

这已经是代课的第四天了，莫天一直在等一个消息，他希望俞老师真的患上乳腺癌了。想到癌症，他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不知道癌细胞会长什么样子？莫天想，它一定是黑的，实心的，在俞老师身体里横冲直撞，最后把她折磨得骨瘦如柴，甚至要了她的性命！

现在的世道好像真的要变了，这该死的细菌和病毒！他想着。

教室里的灯光昏暗，只有两盏四十瓦的电灯，莫天想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村里还不给装日光灯管。日光灯比电灯强多了，它会越点越亮，最后心里也会跟着亮堂起来，不像这结了灰尘的电灯，越来越昏暗，那些可怜的孩子都快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莫天敲了敲桌子，竟然没有发出尖利的声音，手指被桌子磕得不轻，那声音听起来却很沉闷。那些快睡着的孩子都抬起头来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小飞揉了揉眼睛说，老师，我都快忘记被太阳晒着是什么感觉了。

莫天想了一下，他也忘记了上一次出太阳是在几月几号，好像过去挺久远了，阴沉的天气一直盘旋在头顶，不肯离去。往年只有梅雨天气会这样持久，但往往都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水，这次一直没有下雨，这到底是怎么啦？莫天想着想着，突然有点恐慌起来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问孩子们，俞老师生病了，你们想她吗？

想——孩子们回答得很整齐，像在跟着莫天念生词。

莫天有点失落，他说，俞老师病好了，莫老师怎么办呢？

孩子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莫天想，这对他们来说，确实有点难了。他说，俞老师得的可能是癌症，需要做化疗，化疗完了还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。

小飞又举手问莫天，老师，化疗是什么？

莫天想了想，他也只是听别人说过，具体是什么也说不上来，在电视上他看到过一个病人做核磁共振，觉得化疗应该是那样的，至少复杂程度是相近的。他说，化疗么——就是把人推到一个黑屋子里去，那里到处是仪器，这里照照，那里照照！

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，莫天又补充了一句，化疗后，俞老师会大把大把地脱发，直到把头发全部都脱完。

黑豆坐在教室的后排嘿嘿地笑起来，莫天问他笑什么，黑豆大声说，那俞老师不成尼姑了吗？

然后哄堂大笑，莫天觉得自己作为老师的威严受到了打击，他把黑豆叫起来，罚他去站壁。教室里才恢复了安静，莫天暗暗地想，太奇怪了！这孩子平时很胆小的呀，连课上被叫起来回答问题都会脸红到脖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接下去，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了。第二天，莫天发现学校门口的樟树纷纷落叶了，樟树换叶一般在春夏之交，可现在秋天都快过去了呀！那些可怜的樟树在风中拼命摇晃，似乎故意要抖落树上的叶子，而且那些叶子也毫不留恋，纷纷扬扬地飘满了整个操场。到了下午，有一棵樟树已经片叶无存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。那样的场景让孩子们也警觉起来，他们纷纷跑来告诉莫天，外面的落叶太多了。

莫天在“文革”前上过几节生物课，他猜想这大概是太阳不出来的缘故。他告诉孩子们，这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了影响，别大惊小怪！

小飞问,老师,什么是光合作用?

莫天说,你们还小,这里面学问深着呢,以后慢慢地告诉你们。

小飞懂事地点了点头,她觉得莫老师的肚子里装着太多神秘的东西,让她很好奇,她只盼望着自己早点长大,也能知道更多东西。

莫天悄悄地问小飞,你妈这几天在干吗?

小飞说,她去外婆家了,外婆睡着了,不肯醒来。

莫天以为小飞说的是她外婆过世了,他问小飞,那你怎么不去?

小飞说,妈妈不让去,怕耽误了我上课。

莫天说,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不去呢?可以请假呀!老师会同意的!过了一会,莫天又问小飞,你妈哭了吗?

小飞说,没哭,妈妈去叫外婆醒来。莫天吃惊地问,真的睡着了?小飞认真地点了点头。莫天又问,睡了多久了?小飞说,好多天了,我舅舅吓坏了,叫了医生来看,医生没办法,舅舅才来叫妈妈的。

莫天自言自语地说,怎么会这样呢?他对眼前出现的事情再次表示怀疑,从讲台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仍旧雾蒙蒙的一片,他想着,太阳是不是从此消失了?

过了一会,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好笑,如果太阳消失了,应该没有白天了,太阳只是躲进了厚厚的云层,可是这些云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散呢?

这狗日的世道!莫天想着,它原来像一个沉默的疯子,现在病入膏肓了才开始发出尖叫声,这些尖叫令人毛骨悚然,至少莫天开始害怕了。他看着小飞、黑豆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,突然有点心疼起来。

莫天给俞老师代课的第一天就去每个学生的家里家访了。莫天自己也是心血来潮似的,他觉得这像人家说的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虽然代课老师并不是什么官。那天他觉得这第一把火实在太有必要放了,于是就挎了个黄书包出发了。

第一站是黑豆家,黑豆在门前铺了条板凳,正在写作业,看到莫

天老师来,这小子像见了鬼似的,在那里大叫起来,奶奶,奶奶!然后拔腿窜进屋里。几秒钟后,黑豆的奶奶手里拿着一棵洗了一半的青菜出来了,她看见莫天说,书呆子,你来干吗?

莫天红了红脸说,俞老师生病了,我现在代她上课,来家访。黑豆的奶奶马上换了脸说,哦,当代课老师了!喝杯茶去。说完要去泡茶,黑豆竟然捧着一杯茶从屋里出来了。莫天后来说了些什么话,自己也忘记了,他只记得黑豆的奶奶一直笑着,黑豆躲在角落里一直簌簌发抖。

从黑豆家出来,路上又碰到了牛根,莫天就问了他关于他儿子的一些事。牛根谈兴很浓,他一直夸自己的儿子口才好,以后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之类的人才。莫天只能尴尬地笑笑,牛根说着说着还卸下扛在肩膀上的耕具,他拔了一根皱巴巴、沾了些汗水的香烟给莫天。莫天说自己不抽烟,牛根嘿嘿地笑起来说,我还忘了,香烟有毒!

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莫天的典故。“文革”毁了莫天的高考梦后,有一段时间他疯过,饭也不吃,觉也不睡,整天捧着本书不肯出门。大约从那时候开始,“书呆子”的别名就被叫出来了,后来莫天终于被他妈劝下楼,扛着锄头去生产队挣工分,干活累了,大家都分香烟抽,发到莫天那里,他拿着香烟看了半天,然后摇摇头扔了,他说,香烟有毒!

这事后来就传开了。

牛根自己点上了香烟,他用牛一样的眼睛盯着莫天看了一阵,然后说,代课老师是个好行当,我看你适合吃这碗饭的。莫天很快地结束了对牛根的家访。牛根意犹未尽,在背后喊莫天等他干完活再聊。莫天想,这是个疯子!

他又去了小飞家,小飞玩去了,她妈妈秀花在做缝纫活,看见莫天来了,她很得体地放下了手中的活,一开口就叫莫天莫老师。

这是一次愉快的家访,小飞的妈妈坐在莫天的对面,认真地听莫

天说学校的事。只是说着说着，莫天感觉到气氛有点奇怪。后来莫天回忆起来才明白，气氛的怪异来源于这个家庭的气息，这是一个没有男人气息的家庭。秀花说，小飞的爸爸长年在城里打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一趟家，小飞平时就靠老师多照顾着点了。

莫天说，有什么难处你只管告诉我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

借着孩子的话题，两个人聊得很投缘，到后来，秀花说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，让莫天心乱神迷。她说，孩子他爸不在，我平时也怕别人背地里说闲话，但说实话，就缺你这样一个可以聊聊天的人，以后孩子有什么事尽管来跟我说说。

莫天红了脸，赶紧说，好的好的。

事后，莫天想，秀花缺的不仅仅是一个聊天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可以聊天的男人，要不然，怎么会怕别人说闲话呢？

人都是怕寂寞的，莫天想，秀花是个勇敢的女人，她似乎让自己不安起来了！莫天对自己说，偷偷的，也好的！

奇怪的事情仍旧在持续，莫天自己开始掉头发，一撮一撮地往下掉，在课堂上无意间捋了一下头发，手上竟然有了一小把。莫天呆在那里，他想，难道自己变成一棵老树了吗？

还好，孩子们并没有受到惊吓，他们只是安静地看着他，莫天扔掉了手上的头发，他让孩子们继续跟他念课文，念完课文，他布置了作业，然后把小飞叫到了办公室。他小声问小飞，你觉得俞老师的普通话标准还是莫老师的普通话标准？小飞想了想，然后摇摇头说，不知道。

莫天摸了摸她的头说，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

莫天又问，你外婆醒了吗？

小飞说，还没醒，妈妈哭了，回来的时候眼睛都肿了。

莫天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你外婆是不是摔了一跤，然后睡过去了？小飞摇了摇头说，不知道呢。

她会不会是摔的呢？莫天自己也肯定不了，他觉得有些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解释不了这是为什么，就像他自己开始脱发一样。他突然之间对身体其他部分的可靠性也产生了忧虑，果然，他轻轻地拔了一下眉毛，也连带着一撮下来了。他又摸了摸自己的牙齿，发现它们也开始隐隐地出现了松动的迹象。

他赶紧对小飞说，你快回去吧，老师有点事！小飞听话地迅速离去了。小飞一离开，莫天就关上了办公室的门，他捂住自己的嘴巴尖叫起来，那些声音被莫天紧紧地盖在身体里，它们像蝙蝠一样在莫天的身体里飞来飞去，零星地从指缝间逃出来，又在办公室简陋的土墙上钻来钻去，似乎撞破了斑驳的墙壁。

莫天合上嘴，那些声音也消失了，他在办公室走了一圈，觉得他应该去找小飞的妈。

走在村里那条泥路上，迎面不时地有村里人走来，莫天觉得奇怪，他们一点也没觉察到身边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，依然谈笑风生。黑豆的妈还挎着一个很大的竹篮，里面装满了捡来的稻穗。

这个中年妇女太可悲了，莫天想，她竟然还在为她这一篮稻穗沾沾自喜！

她扭着宽宽的腰板从莫天身边走过去，嘻嘻哈哈的，也没叫莫天一声老师。莫天真想叫住她，告诉她黑豆最近也异常了。可等人家走远了，莫天也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他想，算了，随他们去吧，说了肯定要被当做人当疯子的。

眼看着就快到小飞家了，他远远地看见牛根的妈在，她仿佛在给秀花干什么活，门前摆着两张长凳，上面放了一个脚桶，她骑坐在长凳上，摆弄着脚桶里的东西。后来有一张白色的网一样的东西从脚桶里拉了起来。莫天明白了，这是牛根的妈在纺棉子，据说村里只有她会纺这个，她谁都不传授，别人有需要了就去叫她，主人家必须得管她一顿饭，还有工钱。

莫天徘徊了一阵,就假装路过了,他想,没准备就上门会惹误会的,还是改天再找机会算了。

第二天,太阳仍旧没出来,但气温却高了。莫天是被一只蚊子吵醒的,那只该死的蚊子一直在莫天的耳边飞,有几次它还擦着他的脸颊飞过,莫天感觉那简直像一架小风扇,能让脸上的某些地方凉一下。等它停下来,莫天就感觉到自己的血被偷了,他狠狠地朝痒的地方拍了一下,原来扇了自己一耳光。他咒骂着从床上爬起来,察看自己的手,发现好大一摊血涂在自己的手心里,那只花脚大蚊子已经被拍糊了!莫天想起来,十天前就进入霜降节气了,怎么还会有蚊子?

他看了看闹钟,已经八点多了,赶紧匆匆忙忙地赶去学校。孩子们看到老师来得这么晚,也没有什么疑惑。莫天把小飞叫了出来,问她,老师来晚了,你作为班长怎么不来叫一下?

小飞抿了抿嘴,似乎有点委屈。莫天说,好了好了,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情况,要来叫一下老师。小飞点了点头,她说,早上小萌她爸过来了,还搬来了梯子。

黑狗?要装日光灯了?莫天惊喜地问。

小飞说,好像是。

小萌的爸皮肤很黑,有个绰号叫“黑狗”,是村里的电工。那天在上课的时候,教室的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了,黑狗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,他径直走到他女儿的课桌边,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包子,跟他女儿说,吃吧,趁热!

一屋子的孩子都把眼睛集中到了那个包子上。黑狗的女儿小萌显得有点难为情,因为她看到莫天脸上露出了不快的神情,她低声跟她爸爸说,现在上课呢,你先出去!黑狗高声大气地说,这有什么关系的!

然后他走了出去,又把梯子搬了进来,还拿来了几支崭新的日光灯管和管套。莫天说,现在上课呢,你现在装吗?黑狗说,你上你的课,

我装我的灯。

莫天犹豫了一下说,那下课吧,你装好了再上。教室里哄地一下乱了。

黑狗装灯管很慢,装上了左试右试都不亮,他又拆下来检查电路,眼看着一上午都耗过去了,下午也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好,莫天干脆宣布放假一天。孩子们乐坏了,收拾起书包就往外面跑。黑狗在那里念念有词,有这样的老师啊!我们是交了钱来读书的,不是来请你放假的,放假谁不会放啊?

莫天也收拾起书本,走了,他觉得没必要跟黑狗这样的人争,争论显得毫无意义。他只想告诉那些明白事理的人,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,要好好地过每一天,说不准什么时候大家都不在了。

他叫住了小飞,让小飞跟他一起去找她妈妈,然后他要问清楚,小飞外婆到底怎么了。于是,小飞在前面带路,莫天跟在后面。

到了小飞家,秀花看见莫天说,你怎么了?几天不见,变了个人似的!莫天笑了笑,他很欣慰,只有秀花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。秀花倒了一杯茶过来,然后跟小飞说,妈妈跟老师谈点事,你去外面做作业吧。小飞听话地搬了条凳子就出去了。

莫天说,你妈妈怎么了?

秀花惊讶地问,你怎么知道了?小飞告诉你的?莫天点了点头。

秀花叹了口气说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好端端的,她就睡过去了,怎么都弄不醒。

变成植物人了?莫天问。秀花点了点头。

莫天激动地说,很多人都蒙在鼓里,我怀疑哪里出了问题,现在白天都看不到太阳了,我们学校门前的樟树也都落光了叶子等等,这样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很多……

秀花看着莫天,这该怎么办呢?

莫天摇了摇头说,我也不知道,你快叫小飞她爸回来吧,再等下

去,我都怀疑你们还能不能再见面的了。

你是说要世界末日了?秀花泪汪汪地看着莫天。

莫天点了点头,又摇摇头说,谁说得准呢?我只跟你说,我担心跟别人这样说,别人会说我是个疯子的。

秀花似乎想说谢谢,但她始终坐在那里,没有开口……

莫老师!莫老师,醒醒啊,你……莫天笑突然被人从梦中推醒了,来推他的是班长小飞,莫天笑揉了揉眼睛,他看见教室里两盏四十瓦的电灯悬挂在头顶,发出昏黄的光芒,他回想着刚才的梦,那个莫天是谁啊?

他问小飞,你爸爸在城里打工吗?小飞点了点头说,是啊,过年了他就回家了。

莫天笑突然想起他是在给俞老师代课,刚巧村长路过了教室,他进来了,偷偷地告诉莫天笑,你可以长期做老师了,俞老师得的是乳腺癌!

可是这个消息一点也没让莫天笑高兴起来,相反,他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小 二

我羞于承认我是一个小偷,但我确实在人家仓库里被抓了,他们像扭麻花一样扭着我的两条胳膊,把我推进了他们公司的保卫科。

有个手上拿着皮带的保安走过来,看着我瘦小可怜的胳膊说,你也来偷?这简直侮辱我们的智商!我尴尬地笑了一下,像在讨好他们。

说实话,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,害怕在警察到来之前遭到他们的毒打,但殴打还是开始了。先是一个和我同样瘦小的保安上来,他揪了一下我额头上的头发,那个动作似乎有点滑稽,旁边看的人都笑起来了,然后我看到那个保安仿佛受了刺激,他满脸通红,又扯住了我耳朵旁的一小撮头发,在那里打转着拧起来,我大约是忘记了疼痛。转了几下后,那个保安对他的同伴说,嘿,他竟然没反应!

周围一阵大笑,我毛骨悚然,接着就疼得冒汗了。我在那里恳求道,这下真的痛了!他终于有了点满足,接着再一使劲,我看到那撮头发从他手里飘了下来,很轻盈,像一片鹅毛。

那个保安表演完后,我看到一个粗大的家伙走了过来,那一刻,我做出了一个鱼死网破的挣扎姿势,但挣扎都是徒劳的,他的拳头很沉,打到我背上,我感觉像遭了一重锤,身体里有了闷闷的回声。第二拳落在我耳根附近,麻痛了之后,我眼前冒着漫天的金花,大约几秒钟后,我怀疑自己的脸颊骨被打坏了,我张了张嘴,还能活动!紧接

着，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，越下越多，我几乎成为了一面濒临破碎的鼓。

打了一阵后，他们松手了，我听见他们其中的一人说，这家伙太瘦了，到处都是骨头，硌得我手疼！

随后又有一人朝我吼了一声，你他妈的怎么能这么瘦，王八蛋！我身上的某个地方被他踹了一脚，我瑟瑟发抖。他们就这样挑肥拣瘦地把我丢在角落里，然后打了110。

警察在半个小时后来了，警车的灯呼闪呼闪，只是没有声音。还没进门，我就听到了警察在问保安，东西被偷去了吗？保安说，仓库里都是比他人还高的塑料桶，他拿不走。接着警察又问，就一个人吗？还有没有同伙？保安想了一会，模棱两可地说，看见就一个人，可能有同伙，跑了也说不准，去审审他！

然后我看见两个警察进来了，这里需要打断一下，我要声明一点，这两个警察看到我的一刻，脸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表情，那表情怎么形容呢？像两只蛤蟆朝空中喷了两个大大的问号。

保安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讲着，当时我来不及有更多的疑惑，只希望早点被警察抓走。我眼睛忽闪忽闪地朝警察眨了又眨，发出了“救救我”的信号。其中的一个警察问，你们打他了？那个对我下黑手的保安脸色赤红地走到了前面，似乎为了澄清什么，对警察说他们抓我的时候是人赃并获的。警察说，那是另一回事，我问你们有没有打他。那个保安低三下四地摇了摇头，警察又问，你们如果没打他，他脸上的伤哪里来的？

我看到那些保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露着凶光，那时候我担心以后遭到他们的报复，所以也没敢说出来。那个警察说，你们打人犯法的知道吗？即使他是小偷，也不能打！

那个警察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庄严地说，我们会处理的！那些保安都站在那里沉默不语，我随后就被两个警察带走了。

车上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被保安打,我犹豫了一下说没有,他们似乎很失望。开车的警察咬牙切齿地说,你这样的人就该打!我沉默了一会,其实我是被打了,在那里我不敢说,怕被他们报复!

他们看我像只受惊的小动物一样惊恐不安,大约觉得这也是蛮可怜的。他们告诉我,别看保安穿着制服,那没什么可怕的,这是一群法盲,其实他们打人是犯法的。现在都从那里出来了,你还怕什么?有点骨气,行不行?我尴尬地笑了一下,然后他们大声地笑了起来,似乎让我有骨气是件新鲜的事!

车子开了一程,他们突然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罗望的人,我说不认识,他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警察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,贼兮兮地说,你怎么能不认识他呢?我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?那个警察说,你就得认识他!我一脸茫然,他们却笑得很得意,他们告诉我,这样就是有点骨气的样子了,为什么看见那帮保安会熊了呢?

我再次尴尬地笑了,我讨好地跟他们说,他们如果像你们这样就好了。

其实这句话很不恰当,我看见两个警察都露出了不屑的神情,其中开车的说,他们怎么可能有素质?说完这句话后,他们再也不理睬我了,车子颠颠簸簸地往前开,车内显得很沉闷。

后来车子进了一个逼仄的小院,那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警车,我猜大概到他们派出所了。他们从车上下来,拉开了后面的车门,让我下去。钻出车外,他们就像两把钳子一样夹住了我两个胳膊,我手上戴着手铐,整个人仿佛被架起来,被拖着往里走。

直到这时,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被抓了,这似乎有点严重!我朝两个警察低声下气地笑,我知道这很窝囊,但我顾不得了。我说我手疼,但他们并没有理我。

进了办公室,我看到一个衣着破旧的老警察在别人桌上捡香烟,

那香烟真多,几张桌子下来,他就装了一盒子。装不下的,他又往口袋里藏一些,耳朵上夹一些,嘴上叼一些,然后有人开始不耐烦了,问他好了没有。他大约太老了,有点自言自语,还有点哆嗦,犹豫了两下就出去了。

后来我知道,这原来不是一个正牌的警察,是个协警,穿着的衣服也不一样,走路的样子也不一样,只是他也是里面的人,谁都认识,出去的时候他看了我一下,嘀咕着说一声,你怎么回事?

然后,我又看到了一群惊讶的人。走在我右边的那个警察问其他人,罗望人呢?他同事告诉他,好像在休息。我右边的警察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,对,晚班!晚班!

那时候我大概有点明白了,他们问我的那个罗望是个警察,似乎跟我有点什么关系。

他们给我做笔录。做笔录的过程中,他们有人给那个罗望打电话了,语气怪异,听上去黏乎乎的,说抓到了一头稀有动物,比熊猫还珍贵,叫他到单位来看一下。

我不是傻子,他们这样说,我大约也听出了些端倪,这个稀有动物很有可能说的是我。我心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,因为这些称呼让我隐约觉得这里面似乎有点变态的味道。

笔录时除了询问我的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籍贯以外,他们还让我交代偷东西的过程。我一五一十地都说了。

我始终觉得这是个圈套,那个仓库像个巨大的老鼠夹,我就是一只饿得走投无路的老鼠。

其实我来到这个城市才三天,前两天我一直靠捡可乐罐和矿泉水瓶为生,当时我去废品收购站卖可乐罐的时候,每次都碰到几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背着铜丝来卖。他们看着我数可乐罐,感到了厌烦,鄙夷地对我说,这几个可乐罐也来卖啊?

当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无地自容,每次我都只能卖到两三块钱,但